

终于实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在未

来三四年时间里,我可以在老屋长住了。 老屋在农贸市场东南角的大埂下,清晨 躺在床上可以隐约听到市场里鼎沸的人声。 老屋院门朝西,有一条水泥路直达大门口。 院子的一半加了个钢筋混凝土平顶,另一半 空出来了,好让阳光照进院子。紧挨着院子 西边的围墙立着一棵紫薇,树龄近二十年 了。它状如一柄龙头拐杖,整个夏季粉红色 的花朵挤满枝头,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去年 寒假期间下大雪时,我还在它的枝头挂了一 串红灯笼,在纷飞的雪花中,就像一团火。今 年春,爱人在紫薇树下摆放了一些多肉和其 它一些花草,有了紫薇树的庇护,多肉们不 至于在夏日里被烈日灼伤。这些多肉在我的 眼里并无特别之处,但它们的名字却个个非 同凡响:雅乐之舞、法师、美杜莎、粉女 巫……这些花花草草有的要多照太阳,有的 又喜荫,所以放在地上的花盆也会常常搬 动。移动一个花盆,花盆底下就会有几只虫 子暴露在阳光下,慌不择路四下躲藏。院子 的东南角有一个砖堆,砖堆上面的拐角处有 一盆玉簪花,很有些年头了。它硕大的绿叶 特别怕晒,稍微一晒叶子的边儿就糊了,幸 好它躲在墙角处。夏天,几场暴雨过后,那些

祖母住在乡下,那是一个被群

山环抱的小村庄,四季分明,每个节

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小雪时节,村

里的空气开始变得清冷而清新,天

空似乎也变得更加高远,偶尔飘落

的雪花,如同天空中洒落的羽毛,轻

盈而纯净。祖母总是早早地就开始

准备迎接小雪的到来,那份认真与

虔诚,仿佛是在迎接一位久违的老

忙碌起来。她会拿出那些已经有些

年头、却依然干净整洁的坛坛罐罐,

开始腌制各种蔬菜。酸菜、泡菜、腌

萝卜……每一种都是祖母的拿手好

菜,也是冬日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

美味。祖母腌制蔬菜的手艺,在村里

是出了名的,每当小雪时节,总会有

邻居们前来请教,而祖母总是耐心

地传授,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

洗净、切好,然后一层一层地码放在

坛子里,加入盐、水、香料,再小心翼

翼地封好坛口。每一次腌制,祖母都

会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拍

打着坛子,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我知

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蓝色棉衣,戴上

那顶已经有些旧了的棉帽,然后走

出家门,去村头的小河边采集冰块。

祖母说,小雪时节采集的冰块,最纯

净、最清凉,用它来泡茶,别有一番

小雪当天, 祖母会起个大早, 穿

道,那是祖母对蔬菜的呵护与期待。

祖母会精心挑选每一棵蔬菜,

小雪的前几天,祖母就会开始

"玉簪儿"就会陆续插满花茎,此起彼伏。

院门外两边各栽有一棵玉兰,尺把粗。 南边这棵开紫花,花开得早一些;北边这棵 开黄花,花开得略迟一些。玉兰在我们这儿 开花算是比较早的了,花开时树上还没有 什么叶子,硕大的花朵堆满枝头。玉兰花开 时热烈奔放,但花期不会太长,一场风一场 雨地上便会落满大勺子一样的花瓣。

院门对面隔着水泥路的庄台边上有一棵 巨伞状的桂花树,这棵树是一九九三年从一 位亲戚家移栽过来的,当时它只有一尺多高。 今年它的花期虽然推迟了好几天,但仍然满 树金黄香飘十里。在它靠近院门的枝头上有 个碗口大的蜂巢,夏天里有黄蜂进进出出, 虽然让人不安,但最终还是相安无事。最近, 蜂巢旁不见蜂儿飞舞了,我不知道它们都去 了哪里,难道这个巢只是它们夏天里的住所?

桂花树的北边有一块空旷的地方,我把 花盆里的一棵橘子树栽在了那里。这棵橘子 树也是我九几年从农贸市场门口买来栽在 花盆里的,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橘子树栽 花盆里虽然有移动的便利,比如说秋天留几 个大橘子不摘,等到深秋甚至是初冬时再搬 到室内,枝头上高挂着的黄橘子确实能增添 一些暖意,但还是极大地限制了它的生长, 近三十年了,它只有一米多高。去年春,我把 它从学校运到老家,从花盆里取出栽在现在 这个位置,当年新发的枝条长有一尺有余, 且很粗壮,它像一个大病初愈的年轻人,正 在快速地恢复健康。

橘树开花会有一种特殊的诱人香味. 闻 着那个味儿就知道是橘树的花,绝不会误判。 橘树的嫩叶也很容易招惹一种蝴蝶来产卵。 这种蝴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它在新发 的嫩叶上每次只产几粒卵就迅速地飞走了。 那种卵只有菜籽般大小,紧靠在一起呈琥珀 色,只需三两天这些卵就会变成毛毛虫。时间 一长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片叶子一般 不会被整片吃了,往往只吃了一半,那些毛毛 虫就不见了。我也知道这些毛毛虫会变成蛹, 最终羽化成蝶。可我找遍了整棵橘树也没发 现蛹在哪里,实在是不可思议。

空中有蜂蝶飞舞,地上也没有闲着。在 水泥路的伸缩缝处常有蚂蚁大军出行,远望 去粗粗的黑黑的,像一截移动的麻绳。它们 搬运的食物有僵死的半截蚯蚓,也有掉了翅 膀的徒劳挣扎的黄蜂。蚂蚁大军兵强马壮前 呼后拥,俨然就是一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 功准备班师回朝的王师劲旅。

水泥路两边的空地也没让它真正空着, 沿着水泥路栽有"一串红"和小尖椒。"一串 红"从夏到秋红红火火开个不停,小尖椒花 开花落层出不穷,直至初霜才算完美谢幕。 在庄台的入口处,一棵野蔷薇和一丛菊花相 依相偎。这棵野蔷薇是我前几年从学校西边 的稻田田埂上移来的,原来栽在一个废旧的 垃圾桶里,今年春开了花,颜色粉中带着苍 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姑娘病蔫蔫的脸。 初夏花罢,我也把它移栽到了这里。菊花品 种很普通,就是满天星,也叫金豆子。花不大 但赢在数量上,花开时挤挤挨挨一大堆。"满 天星"这个名字富有诗意,"金豆子"这个名 字也很不错,它体现了人们对财富的向往, 对幸福生活的祈盼。

老屋院子不大却有两道门,除了朝西的 大铁门,在院子的东北角厨房那儿还有一副 朝北的小铁门。门外有一块空地,面积有十

在那儿丢了些菠菜籽、香菜籽, 收成如何随 它意了。令我颇感惊喜的是在台坎边上居然 长出了两棵杏树,高不足一米,这才想起前 年在那儿随意埋了几颗杏核,没想到真的出 了两棵。在老屋的这个院子里是有过一棵杏 树的,一九九一年发大水房子倒时砸断了 它,第二年盖新房就彻底把它移除了。在我 的记忆中,这棵树上的杏子从来就没机会熟 过,因为不要等到熟就被我和弟弟爬树上摘 了。父母怕我们摔下来,不给我们上树。所以 只要我和弟弟一上树,妹妹就扬言要揭发要 告状,我们只好用酸杏子收买她。最终的结 局是兄妹三人坐在门坎上一起吃着酸杏子, 一起酸到挤眉弄眼。我今年五十七了,等到 这两棵杏树结杏子,我的身体还允许我上树 摘杏子吗?其实这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 - 直都在

自从回到老屋居住,我感觉时间也好像 宽裕了许多。早上日出时,我可以跑到河边 拍几张美美的照片,晚饭后我能到大埂上去 散散步,看晚霞满天大雁南飞。晚归时,院门 口的灯亮着,温暖而甜蜜。刚下过雨的水泥 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偶有野猫跑过,周围 一片安宁。当一切都静下来了,我甚至能听 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那也是时光流逝的声 音。偶尔有车从东边的河埂路上驶过,车里 坐着一心要回家的人。

有了这样的老屋,一些岁月沉淀的东 西,一些在办公室、在城里无法搁放的东西 就可以寄存下来。即使有一天老屋不在了, 就像老荣集子一样不在了,但是它仍然可以

活在我的记忆里,仍 然可以在我的文字里 定居下来,而我在灵 魂深处也可以和它在

于是我想到了苏 轼的词句:"此心安处 是吾乡"。



曾经读过一位老作家所写 的提及霍邱的文章,不妨摘抄 几句如下。"大学毕业之后,莫 名其妙被分到霍邱县林业局。 向人打听,众口一词:霍邱县, 破猪圈。""在霍邱那一段日子, 真是不堪回首,好歹离开 了……"老作家与我亦师亦友, 对其笔下和他工作、生活过的 霍邱好像不太满意。对于霍邱, 我与老作家截然不同,不仅没 有他的那种感觉,反而对霍邱 怀有深深的感情。难怪,这是时 代的原因——老作家出生于 1942年,比我整整大30岁。

我是地处皖东北的五河 人,与皖西霍邱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那里,有我亲如兄 弟的战友,有我在当地工作的 朋友。妻子的娘家也在霍邱, 1993年,我将她迎娶到五河, 此后,我不知去了多少次霍邱。

霍邱人性格耿直,为人豪爽,又以盛产"临水"美酒 著称。记得第一次去岳父家,大舅哥在盛情款待的宴席 上问我可能喝酒,我有些拘谨地回答不能喝。大舅哥两 眼一瞪: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我们霍邱县也叫"喝 酒县",你不能喝酒来霍邱干什么?虽是开玩笑,却反映 了霍邱的酒风。后来,每次到霍邱,家人的酒、亲戚的酒、 战友的酒……几乎天天都喝。每次从霍邱返回,"连襟" 总要给我带上几瓶酒。不可否认,我的酒量渐渐增长,就 是在霍邱"练"出来的。

我到部队当兵那年,同年兵有一批来自霍邱。而在 此一年前,部队已经有一批"霍邱兵"。我们老连队的文 书田军就是霍邱人,他退伍后,接替其文书岗位的就是 与我同年的霍邱籍战士张明。我和张明后来都退伍回到 地方工作,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有杨心忠、李勇林 等老班长、老战友,只要得知我到了霍邱,一定会约在一 块"斗"几杯。

霍邱人不但舍得喝,也舍得吃。我先前提到的老作 家还曾在文章里写道,"当地人待客诚实,每每用小搪 瓷盆上菜,全鸡全鸭不添花头"。在霍邱县城,只要见 到卖卤菜的,卤摊旁必有桌椅板凳。三五人到此落座, 搞几个卤菜,配上白酒或啤酒,边喝边叙,舒坦得很。 县城双湖路有家"老三牛肉汤",已经开了十多年,口 味很地道,我只要到霍邱,不论早晚都去喝一碗牛肉 汤。"老三牛肉汤",在我的心目中,俨然已是"舌尖上 的中国"

儿子自幼就对霍邱感情深厚。他出生没多久,因我 和妻子工作繁忙,岳父母就请了邻居赵家五姑娘前来 五河帮助照料。"小五姐"每天为儿子喂奶、换尿布,照 顾得无微不至,直到数月后我们工作稍微轻松些,她才 离开五河回到霍邱。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对小五姐心 存感激。现在,儿子到霍邱只要见到"小五姨",依然像对 妈妈一样亲得很。

我经常因公出差,在外遇到对霍邱不了解的人,我 就热衷提起陈独秀:做"霍邱女婿"真好,中国共产党重 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是霍邱的女婿,他的两位夫人高 晓岚、高君曼姐妹都是霍邱人。1919年1月,时任北京大 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及其夫人高君曼来到霍邱,他们把 带来的《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分别送给霍 邱文化教育界人士,还应邀到霍邱高等小学堂和霍邱女 子小学堂演讲,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

霍邱还是一座令我敬仰的英雄之城。在霍邱红二十 五军军部革命旧址,遥想1932年7月,红二十五军军长旷 继勋率领保卫霍邱城的军部、教导团和霍邱独立团 3000余人,英勇抗击围困霍邱的三万余人的国民党部 队,但终因敌众我寡而惨遭失败,2000多人壮烈牺牲, 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传承是最好的铭记。我曾经结合六 安籍开国少将李世安的回忆录,将霍邱保卫战的故事整 理成文,被霍邱文史公众号发布后,收到良好反响。缅怀 先烈,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霍邱保卫战中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的精神,已经永载史册。

近两年,霍邱流行一首《洼子口》的歌曲,"洼子 口?,蓼城南,如今童年已走远。几回寻找儿时梦,身在 小巷风迷眼……"这首歌描写了霍邱老城的烟火气,唱 出了霍邱的变迁与发展。我对洼子口并不陌生,妻子的 娘家先前就在洼子口,后来虽然搬到双湖路,但洼子口 的老房子依然还在,听说即将拆迁。《沣子口》的词作者 张子雨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霍邱人。我最早知道张子雨 是在2008年,他的中篇小说《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获 "安徽省首届小说对抗赛"金奖。后来,我在霍邱有幸结 识张子雨先生。去年5月,我把《洼子口》获得第二届长 三角原创流行歌曲大赛金奖的消息转发给他,他在微 信里对我说:你下次来,我请你去

洼子口喝酒。 霍邱具有厚重的文化沉积,历 久弥新, 烁古耀今。当下, 霍邱城市 化、农业化蒸蒸日上,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不知何时,我已深深爱上了 这块佳境福地,



智慧与平衡

祖母的小雪

风味。于是,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

跟在祖母身后,看着她小心翼翼地

用竹篮装着冰块,然后一路小跑回

家。到家后,祖母会用一块干净的

布,仔细地擦拭着冰块,再小心翼翼

地放进冰箱,等待着下一个阳光明

媚的午后,泡上一壶好茶,与家人共

小雪时节,祖母还会亲手制作

一些小吃,如糯米糍粑、红薯丸子

等,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祖

母制作小吃时,总是那么专注而认

真,仿佛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她会

用那双巧手,将糯米揉成软糯的面

团,再包裹上各种馅料,然后放入蒸

笼中,用文火慢慢蒸熟。每当这时,

厨房里总是弥漫着诱人的香气,让

人垂涎欲滴。而祖母,总是笑眯眯地

看着我们大快朵颐,眼中满是慈爱

每当小雪来临,我总会想起她那双

布满皱纹的手,和她眼中闪烁的温

柔光芒。那些关于小雪的记忆,如同

一部温暖的电影,在我心中缓缓播

放。如今也成为了我心中最温暖、最

珍贵的回忆。

如今,祖母已经离我们而去,但

若以旭日般的眼睛看世界,世 界便光明一片;若用朝霞似的目光 瞧人间,人间定灿烂如锦。早晨就像 个神奇的魔法师,赋予我们追求上 善的心灵,这上善呢,又给了我们一 双发现美的眼睛。当我们用这双眼 睛去打量世界和众生时,世界和众 生都美到极致。宇宙大地并非处处 黑暗,美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我们把 目光投向哪里。

在这世界上,我们既普通又独 特。得认清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就 像拼图中的一块,有其特定的位置 和作用,这是客观。但我们也得有自 己的个性和自信,就像每颗星星都 有独特的光芒,这是主观。晨歌有和 声,可每个音符都是独立的曲调。我 们就像旭日朝阳,整体光明灿烂,每 缕光、每片云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人 生之路,看似复杂多样,实则殊途同

我们诚心待人,要是对方不领 情,会不会生气?有时候,明知生气 不好,可还是忍不住。但气完后就会 发现,太亏啦!赔了真诚又失了淡 定。要是不生气呢?淡定保住了,还 能收获大度。这么一算,不管别人如 何,我们都能继续以诚待人,这多划

生活是疯狂与沉默的交织,是 冰与火的碰撞,是墨与血的融合,是 笔与人的合一,是十月情思的起伏。 当喧嚣归于平静,一荷风骨有着千 般柔情。人没有绝对的淡定,都有躁 动的时候。该动时要动,该静时得

静,这样人类和社会才能发展。 把灿烂展现给别人,是对别人 的尊重,能给人温暖,不会带来阴 霾。而伤痕要留给自己,别人无法修 复,得自己疗伤。人大多时候需要隐 忍,但隐忍久了负面情绪会累积。如 果负面情绪达到极限却无法宣泄, 人生就会失衡。要平衡,可在无人处

自己的事,心有时平静如水,有时思 绪如泉涌。平凡的我们在不平凡的 早晨开启平凡的生活。虽没有波澜, 但充满生机。快乐和痛苦源于比较, 不比较就自在,比较是为了更快乐。 生活就是如此,充满了这些微妙的 平衡与美好,让我们在其中找寻属

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小船。有时风 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但只要我们 掌握好生活的舵,用美的眼光看世 界,以善的心对待他人,懂得平衡自 己的情绪,我们就能在这平凡又伟 大的生活旅程中,欣赏到沿途的美 景, 收获内心的安宁。就像那些美丽 的圆,虽然只属于自己,但只要画得 如意,也是一种圆满。无论是灿烂还 是伤痛,都是生活的色彩,我们要学 会接受和欣赏,让自己的人生画卷 更加绚丽多彩。因为,这就是生活 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惊喜,等待 我们去发现。



那天晚上无事可做,就早早 地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迷迷糊 糊中杨大娘来到我身边,说小马 驹我的小乖乖,你是我唯一可以 指靠的人了。我说杨大娘您有什 么事情请说。杨大娘说,你知道我 家刘思齐的情况,我对他真的放 心不下,我可能剩下的时日不多 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多照

几只被惊扰的鸟

携着炽热和明媚

振翅飞向

高远的苍穹

一袭红衣

款款走来

顾他,如果有可能,你就把他接到你的工厂,让他给你 看门。我说杨大娘您放心,我会尽我所能来关照刘思齐 的。说完这些,我一个哆嗦惊醒了,原来这是一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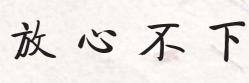
吃过早饭,我越想越奇怪。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怎 么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呢?思前想后,感觉有点放 心不下,就给发小刘思齐打了一个电话。刘思齐说,他 一周前才来到镇上的这个养老院,是村委会黄书记安 排的。说在镇上的养老院吃住免费,逢年过节还有礼品 拿,到生日了还有人给你过生日,昨天就有一个人过生 日,他还蹭了一块蛋糕。说偶尔有爱心人士过来看望大 家,还有衣服鞋子帽子发。总之感觉挺好的。既然条件 这么好,那杨大娘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我到自己的服装厂转了一圈。工厂按照正常的程 序在走,大家各司其职,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我什么事 情。想想昨晚的梦,我有点放心不下,就驱车往木厂镇

到了养老院,根据门卫大爷的指引,我找到了发小 刘思齐。刘思齐住在二楼靠拐角的一个房间里。房间四 十平米大小,有卫生间,卫生间里有淋浴。一个房间四 张床,住四个人,床单枕头被褥都是统一颜色统一款式 的,很整洁很好看,住宿条件不错。到吃饭时间,我跟着 刘思齐来到食堂。食堂很宽敞,桌椅板凳也很干净。中 午一个荤菜两个素菜,还有一个汤,伙食也不算差。食 堂师傅们都穿着洁白的工作服,头上戴着帽子,嘴巴上 捂着口罩,很规范很专业。我看着刘思齐吃完饭,又交 代了几句,就开车回家了

吃过中午饭,我依然是闲人一枚。想想昨晚的梦, 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到附近的蔬果批发市场买了一箱 苹果一箱酥梨,开着车向老家高潮村走去。我想去看看





马

到了杨大娘家,见杨大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 阳。杨大娘头歪着搭在椅子靠背上,已经睡着了,还发 出若有若无的鼾声。我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杨大娘身边。 一会儿,杨大娘睡醒了,头一抬看到了我,非常高兴。杨 大娘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小乖乖你又来看我了啊。我说 是的,好长时间没有您老人家的消息了,心里面不踏 实,今天就过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杨大娘说,身体还可以,就是最近喜欢睡觉,早上睡中 午睡晚上还是睡,总是睡不够,有时候和住在对面的张 大爷聊天,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我说能睡觉好啊,多睡 觉能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杨大娘说,前几天刘思齐 到镇上的养老院去了呢,我说我知道,我上午去了养老 院,那里挺好的,您老不要担心。杨大娘说,冬天快到 了,你要揪紧刘思齐,让他穿棉鞋,他冬天容易生冻疮, 脚一冻就稀巴烂。我说好的我记住了。我说,杨大娘,有 一件事情我想求证一下,刘思齐大哥这个毛病是天生 的还是后天生病导致的?杨大娘说,生下来就是这样, 傻傻的。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杨大娘聊了有一个 小时,见杨大娘一切正常,我就站起身准备回家。杨大 娘让我等一等。杨大娘转身回到屋子里,拿了一把钥匙 递给我,说这是她大衣柜的钥匙,让我给她保管着。我 把钥匙放到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靠里层的一个夹袋里, 和杨大娘打了一声招呼,就开着车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在孩提时代,我家和杨大娘家是邻居,房子前后

进,都是一排四间,土墙瓦顶。我们两家门对门,共用一 个院子,同走一个院门。风风雨雨几十年,两家人亲如 一家,从来没有红过脸。杨大娘家门口左右两边各有一 棵枣树,是那种长柱形个儿大的木头枣子。这种枣子, 没有成熟的时候吃起来就像木头一样,没有一点味道, 成熟之后,枣子会泛着一些隐隐约约的紫红色,这个时

候才甜,才好吃。每年枣子成熟 准备采摘的时候,一个自然村 落上面的住户,杨大娘都会挨 着门每家喊一个孩子到场,刘 思齐爸爸刘大爷爬上枣树,拿 一根竹竿在树上面打枣子,孩 子们在树下面抢枣子, 谁抢到 就归谁。那时候的生活很困苦, 物产远远不像现在这样丰富,

每到枣子快成熟的时候,我们进进出出都会往枣树身 上瞄,盼望着枣子早点成熟。

从杨大娘家里回来的第二天,也是半夜,手机突然 响了起来。这深更半夜的手机响,多半不会是好事。我 拿起手机,发现是老家村委会黄书记打来的。黄书记 说,杨大娘过世了,杨大娘临终前交代他们,一定要通 知我回去帮忙处理后事。

我立马起床,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开车到养老院接 上刘思齐,向杨大娘家走去。到了杨大娘家,杨大娘已 经躺在了冰棺里。村委会黄书记说,他们请了专门办理 白事的人在现场料理,不要我操什么心。杨大娘今年已 经九十六岁,在我们老家属于喜丧,我们没有太多的悲 伤,甚至说说笑笑地就把杨大娘送上了山。

回到杨大娘家里,我拿出杨大娘让我保管的钥 匙,叫上刘思齐和黄书记,把杨大娘的大衣柜打开了。 打开大衣柜,发现里面有一堆男式棉鞋。男式棉鞋黑 帮白底,是那种手工纳的千层底。一清点,一共十双。 让刘思齐试穿了一下,大小正好。我们确认,这是杨大 娘给儿子刘思齐下半辈子准备的。





释放,也可自我修炼消化。

一个早晨悄悄溜走,我们做着 于自己的小确幸。

